

論

語

詳

解

論語詳解卷二

爲政第二○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

郝敬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拱之

躬行心得曰德政正也綱紀法度以正百官萬民者也爲政以德見諸施爲者皆本諸孝弟忠信之良以達諸天下所謂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大學止於至善定靜安慮而國治天下平者也北辰星名一名北極居天中天體與衆星旋繞而北極居中不移人主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天下向化其象如

此共環向也

既曰爲政是大有設施也。又曰居其所不動何也。號令文章皆本諸心。羣工勵翼。百度脩舉。而人主心正。意誠。運于無形。故天下曰靡然向化。而不見人主作爲之迹。苟心不正。身不脩。徒倚法令。君勞而民擾。誰其從之。此理甚明。其機甚隱。故有北辰之喻。天體運而不息。無一刻停。獨北辰一點。覺其不動。人主四海萬幾。亦無一日停。獨君心一點。覺其不動。如舜禹勤勞。而曰無爲。曰無事者。有事而順事。無情也。大學平天下。理財用人。惟君心繫矩而億兆之好惡。脉脉隨。

君心轉前後左右上下各得所豈家喻戶曉之邪
北極五星第一爲天樞居天中謂之北者自人望之
居北也屋脊梁曰極天有南北極而天體斜偃北高
南下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
天與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旋轉不停而天樞一星獨
居天心如車軸頭不離本位謂之北極卽所謂窺以
管而不出管中者也又謂紐星○天形如丸轉而無
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畫左旋向右將夕前降歸後
當夜右轉復左將旦後升趨前旋轉不息南北兩端
前高後下乃其樞軸不動處○萬物之精上爲列星

星者散也言其列位布散也故祭星曰布淮南子云日月之淫氣精者爲星春秋題辭云星精也陽之榮也陽爲日日分爲星故字從日生二十八宿皆星獨南方中宿名星者正陽也天文志云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孟康注云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星氣相應也緯書云山川之精上爲星各應其州城分野又云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于方爲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

命○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
是謂辰故辰者列宿之位分日月所會之次舍也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二十八宿周羅日月右行于
天日行近天而疾月行卑而遲日每日行一周天而
稍弱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與日會于故處其
所會之星次謂辰辰時也星以紀時也一歲十二會
故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等十二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篇大要不越美刺二端美善刺惡惟欲人正
其心勿入于邪而已蔽斷也斷獄亦曰蔽獄六經之

言莫匪正獨舉詩因詩辭斷詩也蓋聲歌之道和動
爲本過和則流過動則蕩記曰樂者反情以合志如
鄭衛之詩聽其聲皆似男女狎語而逆其志皆忠臣
義士故曰詩者志也善學詩者以無邪之思逆作者
之志則三百皆正言不然以辭害志失之流蕩者有
矣朱子錯會鄭聲淫謂國風多淫詩凡似男女語者
盡斥爲淫奔以附會思無邪非也其曰凡詩言善者
可以感發人善心言惡者可以懲創人逆志歸于使
人得其性情之正此語得之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是詩頌魯僖公牧馬告成乎

廟季孫文子請于周而作也夫頌本王者宗廟之樂歌惟天子作樂頌功德諸侯不敢作禮樂魯有頌僭也故夫子作春秋因魯史刪詩不列魯風而存魯頌此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思則得之者也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僖公繼亂于魯中興不爲無功而僭郊僭禘自僖公始文子附東門襄仲助宣公奪適已又與臧孫謀逐東門氏季孫專魯實由文子當時顧稱爲三思子云再思可矣者譏其初未嘗一思也此又卽其所爲頌者摘其語破其邪與譏三思意同聖言微婉解者不

達

風雅頌三經共詩三百十一篇內逸六篇實存三百五篇諸侯之詩曰風天子之詩曰雅天子宗廟之詩曰頌皆掌之樂師被之絃歌以諧八音合萬舞其辭皆關係民風治道其旨不越美刺二端人事有得失則人情有好惡故詩者志也志生于心發于詩美刺存勸戒彰而管絃以歌之八音以閒之齋舞以節之使其聲容足以滌蕩人情善惡足以感動人心先王所以採詩作樂興之大師者也周衰禮樂壞王侯亡等列國之詩不屬于天子可述者惟衛鄭齊魏唐秦

陳曹八國而邶鄘卽衛也檜卽鄭也豳卽秦也十五國亦虛名耳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朝廷百官有司會同宴饗宗廟祭祀禘嘗之事東周六百里之邦畿欲以供周官六典脩文武舊觀難矣是不惟鹿鳴天保維清思文不復作卽近如幽厲以來卿大夫獻納箴規亦邈無聞焉雅頌絕響國風希聲掌故所存士類所肄習唯二南鹿鳴天保文王大明以下正風正雅諸篇與商周二頌其餘變雅變頌多幽厲以後之作抑有列國之詩出于東遷後者或傳之故老或寫之各國遇聞瞥見并加採輯芟其浮俚擇其

正音合于雅樂者三百十一篇皆可以垂彝訓被歌
頌者也而文獻不足墨一漏萬如杞宋舊邦晉楚大
國許蔡滕薛皆無一篇存者矣方文武成康之盛也
九州千八百國莫不各有詩使其尚在美惡并傳是
非昭然卽春秋可無作也故春秋者補詩亡者也司
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果爾何以稱亡乎古序備陳
作者之志與聖人刪定之心至宋朱元晦謂詩不專
爲美刺詆古序爲妄作其詩誠有不專爲美刺者是
朝風弄月辭人之綺語當世豈乏之則大史所不採聖
人所不錄者矣旣詆古序又已意爲新說

代之夫古人千載上既爲鑒空後人從千載下
其非鑒空乎愚河漢而不信也詳詩解餘見述而篇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有恥且格

道與齊皆教民爲善也道謂開化引導齊謂比試責
成政謂法令刑謂鞭朴德卽孝弟惠信禮如冠昏喪
祭不仁之君教民不本諸身心始以政令諭道使行
繼以鞭朴督責使齊彼民畏上勉強靡飾求免于刑
而無以感動其良心終于無恥雖有政刑將奈何惟
仁君以躬行實意道民爲善又制爲品式使知所特

循民迪于其德自將恥其不善倣禮而行盡格其舊習而政刑可無用矣感動則恥變化則格格革也猶大學格物孟子格君非心之格堯舜不廢政刑而皆本諸德禮桀紂不務德禮而全倚政刑如御者適馬之性德也銜轡禮也鞭策政刑也不適馬性委銜轡徒持鞭策其何以行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章聖人自敘生平而歷證其所學也夫子嘗自任好學不知老之將至此章首言學卽槩平生三十以

後皆學之實跡。按年默證往事。至七十而學極。志始
遂。人生八歲毀齒。乃有識。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
成童。入大學。學經術。雖聖人亦然。心之所期。向曰志
學。卽時習之學。該終身兼萬事。朱註云。大學之道。拘
也。效法曰學。卽所謂矩也。矩未從心。故須學。十五時
志氣清明。已無物欲之雜。而專心于學。至于三十。壯
而有室。理男事。卓然幹立。無所屈撓。如爲委吏。乘田
皆三十以來事。詩所謂膂力方剛。經營四方。此時也。
四十強而仕。行當大任。出謀發慮。故漆雕開未信。不
敢仕。聖人于世故人情物理。幾微洞晰。宰中都爲司

空司寇皆四十以來事。孟子謂四十不動心。願學孔子此也。五十曰艾服官政爲大夫。由司寇進攝相事。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阻之。乃去適衛。適陳曹宋蔡入楚。此十餘年間。厄于匡。伐木于宋。絕糧于陳。艱難危險備嘗。故自謂五十以學易。吉凶禍福身親歷而知。行止皆天命。非人力也。六十曰耆。指使是時。道旣不行。弟子日進。問道終日與言。鄙夫空空兩端必竭。如虛谷應聲。洪鐘答響。言必遜心。不思而得。若決江河。無所凝滯。凡諸器雜毀譽邪說。簫鼓舉不足以亂其聰。故曰耳順也。七十曰老。而傳古者七十致仕。稱

老夫是禮法所寬子弟所取則也。人情褻至便驕。聖人聲律身度無忝爲父兄師長。言出卽法行出卽則。渾耳目口鼻卽天性。視聽言動卽天理。不必言志而悉其心之所欲。不必言學而矩自在中。是能裁成吾黨可以爲人師矣。

聖人生知卽安行。不分知行。不落階梯。自少至老。雖有漸次。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原無優劣。惟據所閱歷證所自得。大約似此。蓋聖學無事外之理。凡論語言道無偏上之學。舊註懸空鑒理。窟強解欠通。十五志學何待三十方立。旣立何待十年始不惑。豈立時

猶惑邪聖人知命何待五十或云卽中庸知化育易窮理盡性至命如此則是至境又何待十年方耳順佛書以聲聞爲小乘以耳根爲圓通解者据此論聖脩理同而事非也人心通達每由聞入識情牽引惟耳難防故喜多生于見怒輒發于聞垂旒蔽目則難續塞耳聖人中虛出入無疑言無逆耳心自忘物知命以後氣息消融是非毀譽如風過樹莊周謂之天籟有何揀別而以櫻寧至七十從心非有加也年老懸車不縈世累生死晝夜任運轉移故從心應矩終焉前後歷階六等不越始中終三境十五志學至三

十立而志定。幼境也。四十不惑至五十達天而惑盡。壯境也。六十耳順至七十從欲而順化。老境也。始十五年。幼學之事。中二十年。涉世之事。終二十年。爲人父兄師長之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皆據每十年中間爲一變。始自十五至三十五皆立境也。三十五至四十五皆不惑境也。餘倣此。大約追數往跡。彷彿似此。如大學八事。執定則牽掣難通。此章執定十年一變。亦難通。

耳順不思而得也。從心不勉而中也。纔容思便有凝滯。纔容勉卽不從心。五官惟耳合虛目有開閉口有

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以靜爲神故色來易防
不見可欲卽心不亂惟聲不行而至驚神聒性不驚
不聒故是難事惟聖人神與虛合知解情識化乃能
之

從心縱心也矩帝則也詩詠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夫子所以師文王也與十五志學正應欲不合矩
故須學及矩從心欲則學化爲矩志化爲欲欲在學
時爲聲色臭味在從矩後卽仁義禮智心純卽欲是
理心雜理還爲欲神明變化幾希之間耳

矩由人生卽今之曲尺人身自腰以下曰磬折考工

記半矩謂之宣。人頭頂髮希處曰宣。易說卦巽爲宣髮。一宣有半謂之櫪。一櫪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人身長八尺。腰上三尺五寸。腰下四尺五寸。有矩象。矩爲百物之度。身爲百行之度。聖人身爲度折中矩。大學以君身爲矩。不言規而言矩者。從圖易從方難也。

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致仕。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內則云。三十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

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七十致仕正與此章之義合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懿子名何忌魯孟孫僖子襲之子昭公七年僖子從公入楚不能相禮病之及卒屬其二子閔與何忌事孔子學禮焉閔卽南宮敬叔也何忌問孝夫子因其父治命教之以無違言孝子當無違其親之命蓋欲勉以向學而末及與言禮也旋慮懿子不達三家

強僭將恐從與其父兄非禮以爲無慈則誤矣
樊遲侍側夫子申言無違之旨遲仕三桓以懿子友
使之聞之念其父學禮之命家庭凡事守分不違禮
卽是不違于父君子愛人以德以禮愛親是孝之大
者生事葬祭括盡孝子一生三事合禮在家爲孝子
在國爲忠臣矣

夫子告懿子無違始非不詳但未及禮耳朱註謂懿
子不能再問夫旣答人之問又畱半語待再問甚無
謂也卽單言不違亦是順親之孝何傷祇慮其昧禮
一槩無違則不可禮有品節限制上下以辨從違以

準如其禮而莫違不亦善乎如其非禮而莫違將有苟且曲從過當之事故不得不補前說所未備正是教誨無已之心

樊遲御猶曲禮御食于君之御詩云琴瑟在御授几有緝御內則五日之御皆言侍也舊註御車非也如子適衛冉有僕則御車矣

樊須字子遲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孟孫本仲慶之後桓公四子長莊公次仲慶次叔牙次季友仲慶本仲氏稱孟者大夫不敢祖諸侯仲自爲孟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不言人子事親之道。但言父母愛子之情。使人子惻然深念。乃所以爲孝。疾是陰陽之患。氣數之不可免者。父母常爲子憂。倚望之重。愛護之篤也。況于匪彝不材。投身兇危之地。父母豈願其子之有此也哉。故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蒞官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曾子臨終。啓手足。藥正子春傷足。三月猶有憂色。皆以此而儆戒三家之意。婉且切矣。唯者惓惓之意。不作獨訓。

孟武伯名蒧。又名漢。諡武懿子之子。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

此聖人法語之言三復令人汗下養者愛之屬也知愛而不知敬世俗以爲孝夫犬馬亦知愛其所生得食亦相呼人不能敬其親與犬馬何異晉束皙詩云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唯禽之似用此意兩能字可思如以能養耳物皆能惟敬則人能之孝子能盡之坊記子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唐馬周云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凡犬馬皆人子自況也釋氏自我爲能對能爲所孝生于愛禮主于敬愛而能敬親而能尊者禮之至

也天尊而地親故祀地以大牢祀天以特犧天尊故
敬也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期父尊故敬也可知先
王制禮人所異于禽獸惟能愛又能敬知親又知尊
也禽獸知母不知父故親而不尊愛而不敬先王制
禮立人道以敬爲本義爲質所以節其愛而濟其仁
也犬馬無別之說本此未達者疑聖言已甚前後答
問孝四章始于敬終于愛無違于禮是不敢慢親唯
疾之憂是不敢辱親其次養其次色先敬而後愛也
人子于親非大逆未有不愛者非真愛鮮有能敬者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

言言言
十五歲家語云魯人索隱云仕于魯吳人也今吳郡有言偃塚

說文犬狗之有懸蹄者子云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狗叩也其吠如叩物聲有節也犬爲六牲之一孕三月而生種有三一田犬二吠犬三食犬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犬○馬怒也武也字象馬頭髦尾四足王者駕馬故其字從王馬孕十二月而生高六尺曰驕七尺曰駉八尺曰龍數馬以匹言其長如布匹也韓詩外傳云顏回望吳門見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數馬以匹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人情處疎逖惟色易假處庭幃惟色最真人子于父母恃愛徑情少拂意則有愠色不順則有傲色甚者冒觸忌諱疾顏倨色試思此等處何爲其然也若是真孝子父母愛之有喜色惡之無怨色朝夕親所下氣怡色試思此等處又何爲其然也祭義云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孟子云樂則生生則惡可已坊記云閨門之內戲而不歡嚴威嚴恪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也家語云

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孝子承歡在色故曰色難服勞奉養可以觀色服被諸身也子弟于父兄無爾我父兄有事卽子弟之事爲服其勞子弟有酒食卽父兄之酒食爲父兄陳設饌陳設也猶儀禮饌于西塾之饌此自家庭事父兄之常然不孝之人服勞則有難色供養則有吝色能服勞供養則有德色賈誼云秦民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其簪立而諄語此烏足以爲人子乎曾參養志其色可知曾元養口體其色亦可知是以難也

問孝同也告三家以禮以憂告游夏以敬以和應病

施藥賢愚隨量所謂如時雨之化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進質于師退辨于友教學之常故與言終日退而省其私如愚者百言百唯漫無短長渾然不露辨才沈潛之至也及其退與朋友辨析所言所行如草木生氣勃鬱發揮飽滿無少虧欠始信神明淵涵非愚似愚如曾子以忠恕語門人亦是退足以發蓋大道無隱聖學默識言語文字道之皮膚也聰明材辨學之枝葉也是以賜商穎悟不過助我回愚參魯竟以得

言言集
之雖聖人自謂無知多識不如一貫也夫子深喜顏
子之不違而又恐諸子恥好問故其稱回以愚不愚
善巧形容非著迹之語聖人無行不與豈待終日言
傳顏子心領神會何事私居辯解夫子亦何須退省
始信朱子謂省之日用動靜語默足以發明夫子之
道夫子終日言得許多私居一時行不得許多亦一
時省不得許多譬如視聽言動畧省得四代禮樂何
處去省註疏得之

顏回字子淵孔子弟子魯人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
髮白三十二而卒家語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日益

親弟子行云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二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平哉人焉廋哉

此教人誠意之學非專操此術窮人也以用也如則何以哉之以以者人之所挾而用也或以仁義或以功利事迹大端可見就使仁義須觀仁義所從來或是色取或是由衷就使由衷或偶然一念激發或究竟安止不遷必安乃爲真君子苟幾微小假其能安

乎安地位峻絕聖人亦惟安春秋穀梁傳云常事曰
視非常曰觀觀詳于視察又詳于觀觀察二法不離
視由安二狀不離以小人欺世盜名情狀盡露于所
以就所以處觀察自然先覺非猜忌刻核之術也度
度同匿也焉何也不定之辭重言歎辭與孟子語畧
殊孟子決人情難隱此慨人心難測三術窮矣未知
人又何以匿哉蓋君子以不肖之心逆天下非得已
小人情狀鬼蜮終非法術能窮故曰始吾於人聽言
信行豈意世態入心至此極乎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世間道理皆因現成非出創造是曰故心思見聞曰
日開發是曰新古人嘉言善行載在典籍者皆故也
就中參究得義理出卽新也溫有二意一是不疾不
徐溫養之意一是再三重複溫煇之意不猛曰溫不
寒亦曰溫知兼行也外資之見聞內體諸身心涵泳
久自然源頭活潑天機濬發取之逢源不似按本格
套之學故曰可以爲師今之師者佔畢記誦枯槁無
生意如學記所云豈可爲師故曰人之患在好爲人
師唯善學乃能善教惟善教益徵善學故曰教學半
聖人每以學不厭教不倦對舉而自稱爲好學時雨

化之七十子心服有以也彼好爲人師者自足而廢學良知錮蔽何有于新并其所教者亦非矣烏能人已兼成乎

或曰溫故離文字非也焉往非學何況文字天下義理盡歸六經舍古訓空譚良知則殆矣凡聖人言知卽是行義理著于經籍良知根于天性外資諸經籍內合諸良知不昏而置之不强而索之潛玩而徐思之顧諟而存養之日用作止語默有惺然會心處便是知所未知孟子云有事無正無忘無助此之謂也故不溫則新無由知不知新祇爲不溫故非兩項也

子曰君子不器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文中子云
變通之謂道執方之謂器道者周流六虛之路器者
各適一用之名如舟用宜水車用宜陸反是則不能
相通蓋用既局于有則體不能全于無君子體無舍
虛與道合真故能乘運委蛇隨時卷舒所謂無可無
不可變化之宗道義之門豈斗筭之淺量挈瓶之固
守而已乎大抵耳目伎倆有限神明默識無窮苟無
意必固我自與大虛同神夫子無知顏子屢空皆自
根本融會非向枝葉較量較量枝葉必有長短豐約

君子卽有所不知不能自無害其爲不器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句其言而後從之

先後猶云緩急子貢善爲說辭夫子憂其多言而躬行不逮故告以君子先行先行謂不言而行也其言謂凡言語而後謂居行之後猶恥其言過其行之意從隨也不先不迫之意其言也旣不敢居行前其後言也又不敢急遽苟言雖躬行有得亦含蓄從容如此則言不浮行發必當理乃爲君子之樞機或曰先行可也何必後言蓋道以言傳豈獨爲君子而不以誨人故終不能無言後言者非必卽言所行先行者

非必卽行所欲言意自開豁解者多泥如論語二十篇孰非聖人先行之言異順雍容金和王節便是後從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普函曰周判合曰比君子蕩蕩平平小人沾沾煦煦君子從大虛起見萬物一體小人從形骸起見爾我親昵或曰易象師比詩歌順比非君子與夫易比以一陽得位顯比天下詩言明德王此大邦卽比皆周小人何能及此國語云忠信爲周君子至誠體物大公不遺小人襲取附會同已二三人之間耳

世間賢否善惡其辨只在幾希君子小人相去遠而極相彷彿故曰舜與瞽之分利與善之間易所以知幾介于石不終日也故聖人于周比和同驕泰往往決其疑似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效法之名善學者身習之心卽思之耳目與心思原不偏廢有等依傍見聞心上全不理會者有等望空懸想更不參考體驗者依傍見聞則天靈不開必至于冥行望空懸想則程法無据未免于捏抗大道顛微無間聖學內外一貫也同猶罔象之罔昏迷意

殆近也幾及意又危也。不安意近而未安曰殆。
伎人殆詩云勿小人殆皆言近而危也。道理不得落
實平穩其狀如此。

此章所言卽知行合一之明法。後儒謂先知後行誤
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易曰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天道有寒暑昏
明地道有夷險平陂世道有治亂興衰人道有是非
得失莫不同出于大虛屈伸消長向背從違各有自
然之故當然之分。達人順理時行乘運委蛇自能各

止于其所而借之于大通並育並行不害不悖天地
所以爲大也若夫小知之士不能通方偏執爾我分
頭別緒自謂防微杜漸動而相攻彼端方隱我先駭
異彼見我異甘心異我毫釐之罅遂成大隙矛盾冰
炭而世道瓦裂矣豈異端爲害實由我輩攻擊至斯
大抵天下無不同之道而其端起于自異天下有不
必同之端而其害生于相攻能銷鎔其端則可以無
害曰斯曰已者言其速而甚也攻如攻敵之攻端者
兆方動而尚微善養而潛移之猶可以化異而爲同
易道尚包荒聖人不爲已甚如南子互鄉公山佛肸

楊虎原壤輩。豈曰不異彼。注其耳目。則聖人皆孩之。
故曰。鳥獸不可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小人有
才。小道可觀。用之則皆吾資。而攻之則皆吾敵矣。或
曰。孟子距楊墨。非與。曰。聖賢分量不同。遭時各異。聖
人如天。無所不覆。賢人如地。自有分壤。春秋初年。百
家之學未騁。仲尼宗主斯文。三千七十士一統。大道
未岐。而洙泗之間。斷斷如夫子憂之。曰。予欲無言。吾
道一以貫之。逆知其將有聚訟之端矣。及乎夫子沒。
七十子之門人後裔。轉相訛承。是非蠱湧。至于戰國。
處士簣鼓。言語文學。化爲戈戟。上下相傾。釀成焚坑。

之禍聖人先五百年已識其端與其害矣孟子生于
七王之季人心世道大壞燎原滔天非復始然方達
之時包之亦無益調之則已晚故不得不退自防閑
守先聖之道以待來學豈爲抱薪拯焚控卷解關以
攻益攻云乎當時自謂與楊墨辨而楊朱墨翟死久
矣稷下諸人譚天炙轂相與列第同朝而仕七篇中
未嘗置一辭唯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庶民興庶民
興斯無邪慝依然仲尼家法也何嘗有攻異端之事
使孟子當世攻稷下諸人未有不害者此義不明漢
唐而下儒者動以攻異端爲正學以距楊墨爲聖人

之徒其流弊至于黨錮禍起宗社生靈受殃經術不明所係大哉宋程伯淳有云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說者謂伯淳氣象似顏子誠然誠然

自聖人視諸子百家如人一身耳目手足各司一官非可責以相通也是故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所以大道爲公無可無不可異端不止學問包括天下國家事甚遠凡利害同異事後乃見其初發端不甚相遠只宜早辨乎化不宜輒攻攻端人謂先著其實大失著聖人知幾正在此凡言攻者專心竭力子云攻其惡勿攻人之惡攻人者其力易盡受攻者其謀轉深

故君子攻小人疎而小人攻君子密。君子勝無過求。小人勝其害不可言。聖人教人勿攻異勿開端世道。民生受福不可不服膺也。

子曰由誨女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知洞曉也。知者心之神明之猶此也。指所知之理也。爲猶作也。爲知之者。行之事也。三知之語緊接應。不知爲不知。落泊在末句。言我教汝所謂知此理者。惟真知此乃作爲知此。未可以不知此作爲知此也。汝苟不知。卽退然行其所不知。雖于此理未知。而汝

能自知其所不知則不慮之良乾知之體了然明白
是非之心逐處惺悟可必無冥行罔作之弊此知之
實地也豈必徧物皆知然後謂知之乎

凡聖人言知合行爲知也兩爲字卽是行處人心知
量無窮躬行有限若不體驗離行言知必至荒宕狂
逞非易簡之至德不學不慮之本體故中庸言大知
本于行言仁勇本于知誠則明明則誠也民可使由
由處有知不可使知知虛則蕩蕩則其民不可畜其
學不可用勇者聞之斯行不知而不闕則所知非其
所行所行非其所知爲詐爲欺爲彥爲野從來矣故

夫子呼其名告以知之蓋約之使實抑之使平撥之使開提之使醒也知之爲知之者遵所聞行所知也不知爲不知者闕所疑辨所惑也如此則知常寓諸庸而行不過乎物聞見不違于踐履躬行常稟諸心得則可以無鹵莽滅裂冥行之病乃謂之知故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知擇仁守乃謂之強他日又謂子路知德者鮮有德則其知真好知不好學則其蔽蕩誠慮夫虛見無實之害也故四教不舉知其言知曰仁守之不如好之不如樂之論仁又曰未知焉得仁故曰知者見之謂知仁者見

之謂仁百姓日用而不知民使之知則不肯由矣是以大學致知在格物而統于誠意明不離誠無行外之知也勇者知不合行如射者但至不求中故孟子云知譬則巧聖譬則力至爾力中非爾力卽知行合一之義後世立教訓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使民知之而後由之也非至當之論夫不學不慮人皆有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此是非之心豈待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力行以求至乎

子路剛直果決原無含糊隱瞞之意但其氣質激昂學問少精研遇事猛任更不虛懷審量惟求增加不

務退損此兼人者之偏蔽也如子見南子欲往公山
佛眸卽粲然不悅聞浮海輒喜論正名爲迂言仕曰
何必讀書言志以大國自許其力量拔山倒海多鹵
莽之病故教以凡事反觀內照虛懷自審則浮氣自
銷此易簡良方而語意重不知邊恒情知之爲知之
易不知爲不知難勝氣未平不肯卽撇然空舍大舜
惟舍己故濬哲顏淵惟屢空故知幾若肯虛懷不知
卽爲不知自無率爾野彥之蔽此章之言所謂由也
兼人故退之朱子詆其強不知以爲知甚矣又云由
此求之有可知之理夫不知爲不知爲卽有求在聖

言無漏不須幫補

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好勇伉直初服戎衣拔劍舞見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子路遂儒服委質爲弟子先仕于魯季孫以讒不能用去仕衛遇蒯瞶與其子輒至國子路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于耳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爲學干祿如問行問達之類子張材高意廣馳騁之愈勝精約之思寡樞機不密尤悔必多卽希世得祿

自省有愧故夫子以真脩教之凡聞見不厭多但悲不精言得于聞非有實据故多疑疑則闕之行得于見雖有實据時異事殊強合未安故多殆殆則闕之聞見雖多不疑不殆有幾疑殆旣闕可言可行有幾故曰其餘斯則簡十千千百不爲不精矣而猶未敢自信自安輕言之輕行之尤必慎乃言慎乃行如此則其言行豈不盡善乎而猶未敢釋然自足也庶幾寡失言之過而已矣尤過也庶幾寡錯行之悔而已矣其功極精密其心極謙虛惟日孜孜內省求免尤悔之不暇何暇更念利祿潛脩晦養思信誠慤至

于如此則雖貧而無祿哉顧其中有充然常樂者
聞見多便是廣貯蓄疑殆闕便是颺秕糠慎言行便
是節饗飧寡尤悔便是無凶年道德豐滿仁義飽足
豈羨外來之穀祿祿在其中全在寡尤悔處見身心
無尤悔自覺隨寓安穩無少虧餒何藉外來浮榮幫
補凡言在中者皆不待外之辭子張求在外故以在
中藥之朱註云祿不求而自至則猶外之也此于祿
之巧者非聖人本意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行君
子所以動天地也除却言行與世無交爲學真切無

過言行發通見遠必由言行寡尤悔似未盡善然尤
悔寡極難脉脉體勘日用細微流注無處不是尤悔
工夫到此何暇干名自然光輝利達若少見己寡便
落尤悔叢林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
弟子行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伐不傲無告
是顓孫師之行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民服有二有悅服有畏服明則悅斷則畏哀公愚弱

之主。故夫子以明斷進規舉者。捧而升之也。錯者。委而置諸地也。諸衆也。正人曰直。邪人曰枉。人之生也。直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故民服。莫如直。枉者。不錯非矣。更舉而加諸上位。舉枉非矣。又置正人于地下。失一正人。非矣。今衆正併棄。背理拂情。莫此爲甚。

哀公名蔣。定公子。四歲卽位。在位二十七年。謀以越人伐三桓。三桓攻之。奔于衛。遜于邾。遂如越。國人迎以歸。卒于公孫有山氏。蓋三桓之徒弑之也。嗟乎。魯公室卑久矣。自昭公不忍其詬。輕發以敗。哀公孤弱。

愈甚而欲復五世既去之政難矣戴記家語及二十篇多記公問政問禮問學似惓惓有志欲爲而生不逢辰七年之病無卒效之藥雖以仲尼七十子濟濟宗國不能起其衰微信乎時者聖人所不能違而位者聖人之大寶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敬忠勸三者皆格民心之事康子以使爲問是豈可以使得者感格之本不在民而在上容貌者德之符中心稍慢卽外貌不莊故易言復在脩身心正而後

身脩視聽言動必以禮曾子告孟敬子三貴首容貌
夫子言知仁終莊泣未可色莊爲也臨之以莊則齊
明盛服非禮不動民自起敬孝慈二者兼修能孝又
能慈本仁愛之心推以使衆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
母自潛銷狡詐之奸萌心一耳事親爲孝保赤子爲
慈事上爲忠人有秉彝此掣彼動其機如此舉不當
善善不獲舉舉善而棄不能與督過不能而不教皆
難望民勸而教尤爲喫緊教不能意思真懇舉又隨
之民焉得不勸

季康子魯大夫名肥季桓子之庶子也哀公三年桓

子有疾命其宰正常曰南孺子方娠生男則以告而立之生女肥也可南孺子季桓子之妻也旣而果生男正常抱以告于朝請立之康子使人殺其男遂自立也初桓子將死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興魯矣以吾受羣婢故去我死汝必召之康子竟召冉求凡記冉有相季氏事皆季康子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

唯孝

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魯季孫意如逐昭公客死于外廢其二子立其弟宋是爲定公定公繼立無友子之思夫子時尚未見用

不得爲政故援孝友答之卽告子路正名之意書言
與今文小異孝乎贊勸之辭贊孝之美勸人行孝也
人惟孝父母則自知友兄弟本言兄弟先言孝乎者
惟孝乃愛兄弟也定公忘兄弟卽是忘父母詩云終
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母曾莫我有卽書意故夫
子引言人皆有父母兄弟能親親長長舉此加彼無
處不可施行如書所云亦是爲政矣如或人所問何
者乃爲爲政乎蓋政者正也家人睨于私情國人正
以公義論事家難而國易論序家先而國後故曰是
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因是知聖人之心入則事親從

兄出則事君臨民大行窮居原無加損大舜有天下
不與亦惟父母兄弟閒底豫克諧故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

古者五十服官政爲大夫定公初年夫子尚未得政
朱註謂孔子不仕說者謂定公不喪昭公故不仕非
也聖人用則行舍則藏未幾爲司空司寇攝相何嘗
不仕

定公名宋昭公之母弟昭公出奔宋與昭公二子公
衍公爲從行昭公薨于晉乾侯季孫意如使叔孫告
于從者子家驁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

宋主社稷羣臣之願也。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及壞墮。宋先入季氏立之二子遂廢葬昭公于墓道南。不使附先域。意如之惡稔矣。當時不敢言。定公不能問。意如死。其子桓子斯當國。夫子爲魯司寇。乃溝昭公墓。合諸先公。小試輒引去。嗟夫。豈徒爲受女樂三日不朝而去乎。定哀不可輔。季氏不可除。雖爲政奈何。病在膏肓。盧扁不起。善爲國者。圖之豫耳。

惟孝友于兄弟二語。註謂書君陳篇之辭。按尚書本漢文帝遣大常掌故晁錯詣濟南伏生親授。共二十有八篇。此真古書也。原無君陳等篇。君陳篇出古文。

尚書相傳漢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諸壁中至東晉始行于世詳其文辭不如伏生所傳恐是秦漢閒人補葺君陳亦不詳何人据序云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尹成周代周公則其人周召之儔也而周召諸詒無一字及之篇中文字片片在齒牙間不似二十八篇神情勃鬱易辨耳所云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因論語補入而置諸篇首王若曰下卒然無味並他書共二十七篇凡經傳引語採輯畧備終不能滅填補之跡詳書解餘見述而篇雅言章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倪小車無軌月

其何以行之哉

信者人身中神感神應之真心老子所謂其中有信
卽人之生也直之直大學藏身不恕之恕人所以酬
酢萬變惟此真心心心相待故能推行無滯譬如車
是死底牛馬是活底車所以應牛馬運動者其間有
靦軌聯絡耳事物是死底人心是活底事物所以隨
人心轉動者其間有信貫通耳若人昧此真心爲鬼
爲域天理亡良心喪一膜外皆胡越跬步不可行何
異于無靦軌之車夫人機事機心豈不自謂必行而
世路羊腸輪摧馬死敗不旋踵前車後車今古同轍

可不戒哉

凡車崇廣長皆六尺六寸轅長一丈四尺四寸一木當輿下直出輿前勢遠曰轅上曲如舟曰輈詩云梁輈高起似梁也必高起者下容牛馬也轅端有橫木六尺六寸當輿前平如衡曰衡衡下有缺如半月扼馬領曰軓軓月也若牛車另縛小曲木于衡扼牛肩曰軓軓貳也小也衡下又小木也乘車駕馬任車駕牛易曰服牛乘馬○黃帝始造車故號軒轅氏其制未備駕牛黃帝裔孫奚仲事禹爲車正國始祖也廣車制駕馬凡車崇廣皆六尺六寸前軓後戶居中

而方受載者曰輿。輿卽車箱。上覆而圜如屋者曰蓋。夾輿兩旁圜而入轉者曰輪。當輿底一木中出輿前者曰輶。一曰轅。轅端橫木駕馬曰衡。輿前後橫木曰軫。輿前手凭橫木曰較。較下近軫重橫一木曰軾。較軾兩旁直木曰鞵。輪心虛而受軸者曰轂。轂中圓而轉輪者曰軸。輿下兩旁直木受軸者曰輹。又曰伏兔。輪中植短木三十曰輻。兩輪連軸共長六尺六寸曰軌。一曰轍。軸頭曰軹。軹間有鐵曰轄。輪外周邊曰牙。車上拖大繩于後挽以登曰綬。式間有鈴曰和。古名器莫重于車。故制獨詳。大宗伯之屬巾車大夫掌之。

飾以金玉象齒五材六工皆備詳見考工記故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士者數之終父子相繼曰世易姓受命亦曰世三十年亦曰世可知謂知來也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往來相因聖人卽相因之理教之子張之間甚險夫子之答甚平子張知來揣摩之知也夫子數往知來乾易之知也子張用其知而且慕如今古聖人不用

知而百世如掌上蓋宇宙千萬年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非禮之自然世教所以立民物所以安莫非禮爲維持故人道經緯世變無過禮大者三綱五常小者制度文章其制度文章隨時變通其三綱五常振古如斯三代以前今日以往惟此君民父子惟此名物度數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百姓雖在何不可知之有此與教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參看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底公案

道惟禮爲大學惟禮爲先禮者世道民物之綱紀聖人動必言禮所以約窮高者之病言因所以答下世

也。禮卽所因之物以答可知也。所損益卽在所因中可知。較重損益邊所因處可知。人信得及損益處可知。人信不及但以禮作一大證盟。天尊地卑。君臣父子。夫婦一切衣冠名物決定不改者。百世如斯而就中增減相時裁補。朝三暮四之間耳。因循也。天地往來循環不斷。所以長久。人呼吸循環不斷。所以長生。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卽禮也。一陰一陽卽損益也。道不離陰陽。卽禮不離損益。陰陽互根以成道。損益相因以成禮。蓋世運盛則極。極則反。窮則變。變則通。多則衰。寡則益。升降消長。此往彼來。造化人事不

能違也往來相因而成古今往順來逆而生知數故
曰易逆數也此理明白易簡卽在尋常旦夕孟子謂
求其故以利爲本行所無事爲大知此也子張窮高
故夫子以此醒之解者謂夫子志在從周損益三代
癡人說夢矣

夏妣姓初禹封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周武王問太
公吾將因有夏之居卽今禹州也及有天下遂以夏
爲國號○殷子姓初高辛帝嚳都殷卽今河南偃師
縣其妃簡狄感玄鳥之祥生契事堯爲司徒封于商
卽今陝西商州十三傳至湯復遷于殷從其祖居卽

亳都也。伐夏有天下，遂號殷商。○周黃帝之裔姬姓，其祖后稷事堯，封于郃，卽今陝西郃縣。至公劉遷豳，大王遷岐，居周原。武王伐商，有天下，都鎬，卽今陝西西安府地。爲西周。周公營洛邑，是爲東周。東周卽今河南府地。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二語切中世病。意緊相關。禍福念重，利害心切，則于不當祭之鬼神，諂媚徼福于明白之人事，苟且因循，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世上不明之人，自是不斷求神禱鬼之人，必趨利避害，兩病同。

根若夫努力名教者，決不徵求鬼神。

論語詳解卷二終